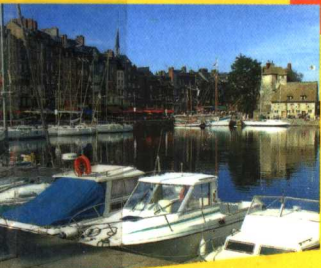


阿尔勒的一年

凡·高与普罗旺斯

文/汪佳佳 摄影/王辰吉 等



K835. 63/12

2008

阿尔勒的一年


凡·高与普罗旺斯

汪佳佳 文

王辰吉 严潇潇

Stéphane Tourtelier Stéphane Grossi

摄影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尔勒的一年：凡·高与普罗旺斯 / 汪佳佳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1

(大雅之城)

ISBN 978-7-5617-5714-7

I. 阿… II. 汪… III. ①凡·高, V. (1853~1890) —
生平事迹 ②普罗旺斯—地方史—史料 IV.

K835.635.72 K5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76065号

阿尔勒的一年

——凡·高与普罗旺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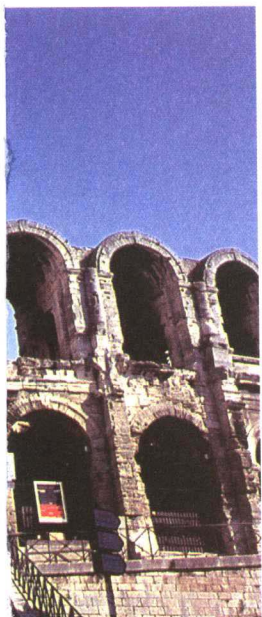
汪佳佳 著

项目编辑	陈锦文
文字编辑	叶康
策划编辑	张芸
执行编辑	陈琦
装帧设计	朱懿 沈思繁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电话	021-62450163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址	www.ecun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场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邮政编码	200062
印刷	上海印刷技工学校实验工厂
开本	787x1092mm 16开
印张	13.75
字数	150千字
版次	2008年1月第一版
印次	2008年1月第一次
印数	1-6000册
书号	ISBN 978-7-5617-5714-7/J·098
定价	39.50元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录

前言	1
阿尔勒的夜行者	4
白色的冬天	15
初春	24
黄房子里的画家	36
夏初盛景	57
城市的秋天	75
等待	81
向日葵	102
阿尔勒的夜	115
黄房子	143
重逢	162
高更	168
悲剧	188
尾声	197
后记	200

前言

一切我所向着自然创作的
是栗子，从火中取出来的
啊，那些不信任太阳的人是背弃了神的人
到南方去
到南方去
你的血液里没有情人和春天
没有月亮
面包甚至也不够
朋友更少
只有一群苦痛的孩子，吞噬一切
瘦哥哥凡·高，凡·高啊
从地下强劲喷出的
火山一样不计后果的
是丝杉和麦田
还有你自己
喷出多余的活命时间
其实，你的一只眼睛就可能照亮
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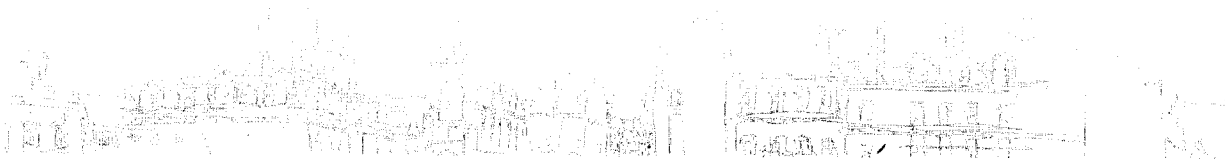
但你还要使用第三只眼，阿尔勒的
太阳
把星空烧成粗糙的河流
把土地烧得旋转
举起黄色的痉挛的手，向日
邀请一切火中取栗的人
不要再画橄榄的收获
画强暴的一团火
代替天上的老爷子
洗净生命
红头发的哥哥，喝完苦艾酒
你就开始点这把火把
烧吧 ①

人类祈求永恒的存在，而我却深知它的枯燥和无奈。

我在这里已经存在了无数年代，法国之南，罗纳河畔，地中海之滨。角斗士们交互的兵刃所迸发的白光依然夺目刺眼，然而耳边却已回荡起马赛曲的激昂调子；如若再俯身望去，已然是拉马丁广场上络绎不绝的游人，其中不乏四处打探“夜间咖啡馆”的凭吊者。

历史在我身上缓缓流淌过去，其中也有动人的故事，可是它们来了，或是给我一个亲吻，或是给我一块伤痕，然后又走了。我还是在这里，巍然不动，在这法国之南，罗纳河畔，地中海之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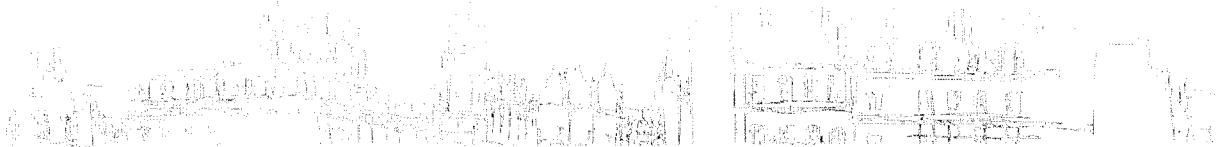
① 引自海子《阿尔勒的太阳——给我的瘦哥哥》。



我有鲜亮的太阳，澄碧的天空，蓝绸般的海面，金黄色的麦田。人类常常被我的外表迷惑，他们以为我是开朗而轻浮的，快乐而放荡的。事实上，我的内心凝重得有如伦勃朗画刀下深沉的线条，质朴得有如米勒画布上勤恳的播种者。最懂我者当属文森特·凡·高，他用鲜明的色彩涂画我，这种色彩并不妖娆狐媚，而是含灰质性的、沉着的。凡·高的画奔放热情，但是他对明度和色相的掌握十分严谨，深色和重色的运用可谓惜墨如金。于是在极复杂极丰富的色块、色线和色点交错的交响乐中，只有他表达出了我单纯、严肃的本质神貌。

这个年轻人在我的怀抱中生活了两年。他不英俊，不高大，没有夺目的气质，在茫茫行者之中，他毫不起眼，不知为何，却引起了我的注意。当他最终仓皇离开的时候，我清晰地记得他那对随时似要喷火的眼睛，那双痉挛地持着画布的还留着颜料的手，那像被憔悴和劳累压弯了的背。我不知道他要去哪里，很多人围着他，他恐惧地望着前方，眼神却又空洞无一物。我常常见他在田里画画，戴着草帽，奋力挥笔，线条总是短促但具有巨大的张力。他也时常随手一抛不满意的画，于是在路上常能见到被涂满了大色块的纸张随风起舞。我很想留他再多一些时间，可是他不属于这里——我是多么明白！

四万多个日夜从指间流走。普罗旺斯的烈日与北风毫无悬念地交替着。我就这么矗立在罗纳河畔，直直地望着那一系列南下的火车。是的，我将永恒地望着它们，带着某种希望。



阿尔勒的夜行者

1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夜色深沉，车轨旁的污雪因煤烟的侵蚀而显得愈发齜齜。

铁轨、列车、舷梯，一切都死气沉沉，好像被冰冷的空气凝固住了，视野所及之处，也只有几盏煤气灯在有气无力地自我炫耀。

站台前几部破马车稀稀落落。雪已经停了——在地上肆意地堆砌起来。

雪地上，有一个男人。他往前走着，夜是那样静谧。在厚厚的积雪上每迈出一步，都可以听到撕心裂肺的裂帛声。

四下无人——多可笑的发现啊，在这严寒的冬夜，人们都蜷缩在屋子里取暖。他，一个外乡人——哦，不，说外国人才更确切吧——形单影只地闯到此地，还是在一个酷寒的深夜，只有一片冰冻的肃杀迎接着他。“明天还要来拿另外一只包，麻烦?!”他边走边喃喃自语起来。

这就是梦想中的南方么？这雪，这铅灰色的天，这火车站的破落光景，一切都叫他想起北方的那些工业城市。但是，他，他要的是南方！他要找的是另一个扶桑！

时间暂停，让我们来打量一下这个提着一只大袋子前进的夜行者。





连接着巴黎和马赛的铁轨，阿尔勒是这条干线上的一个小站。1888年2月20日的夜晚，文森特·凡·高便在此下车。



雪景
凡·高 1888年

滑稽的模样，火红的头发，拉茬的胡子，疲惫而耷拉着的眼皮，簇新整齐得叫人疑惑的衣冠，以及——这个五花大绑的箱子，里面那堆饱胀得似乎随时都可以将箱子撑破的画具。他看起来哪里像个游客，简直就是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

他太奇特了，以至于我们不费力就能在人堆里认出他。

1888年2月20日的深夜，阿尔勒的冬天，孤独的夜行者，文森特·凡·高。

一切，从这里开始。

2

连续三天，一场罕见的暴风雪横扫欧洲。巴黎，一切都是白色的——不是那种圣洁的

白，因为不期而至的寒冷足以让人扫兴倒胃。这白，瘫软的、沉闷的、恐怖的，是一个住院太久的病人梦的底色。

再往北，铁路停运了，列车全都匍匐在站台上。回乡的路被生生割断了。再回不去——荷兰的沃土，快乐的童年，再回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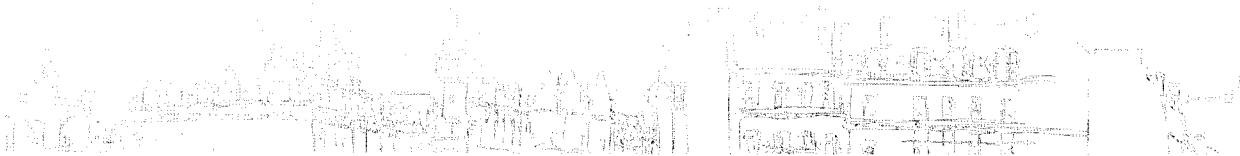
在这大雪的最后一日，他做了一个决定，握着一张南下的火车票，动身去南方！去南方！去南方！他终于要将这长久以来怀有的梦想付诸实现了！

他走过了太长的路——太疲惫了。他要去那梦想中的南方，然而他却不自知正在走一条更漫长的路——幸而当下他毫无知觉。

长途旅行总是劳顿的。那无数个不眠之夜，疲惫像潮水一样难以阻挡地袭来，把他的身体、灵魂一道裹卷了。

万幸的是，他竟能够全身而退，甚至还有力量再次鼓足勇气踏上新的征途。在这等待之中，他是完整的。看，他那对热切贪婪的眼睛！透过车窗，他的视线紧随着景致的色彩而演进，不愿意错放过任何一抹别样的光芒。火车尚在行驶，他却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把所见这一切告诉弟弟提奥：“你不知道它们是多么壮观！无边的黄石岩壁，以各种奇怪的姿态纠结交错着。我要说，这模样奇特地让人肃然起敬起来。悬崖间的小山谷里，能看到圆形的矮胖小树，它们倒是中规中矩地成行排列着，枝头冒出的嫩叶或是灰绿色的，或是橄榄绿色的，我希望它们是柠檬树，当然它们也可能正是柠檬树无疑。”

事实上，这些不过就是最常见的橄榄树罢了——对异乡的热望蒙昧了他的眼睛，这并不奇怪。四分之三的生命在北方度过，工地上的尘土、钢筋水泥的灰暗、漆黑的煤井里接连不断的人间惨剧，他感到自己的情绪也随着这团沉沉的颜色不断坠落，创作力在一天一天无谓无为的暗耗中灰飞烟灭。他不明白为什么那群印象派的家伙能够不停歇地创作——即便是在巴黎，但也不能总在巴黎啊！何况巴黎也缺少自然色调。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他们



的画在他看来越发美得不真的缘故罢。创作，不是在画纸上犬儒主义地布点颜色，不带感情地描绘乌托邦般的生活。他要的是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巴黎或许可以给他更多，但是他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足够了。离开吧，离开吧。这个声音在他脑中越来越响亮。生活的步子好像没怎么变，依然有无数个通宵不眠的夜，然而看着别人豪情激昂，他却愈发沉默；依然频繁出现在这个那个艺术沙龙，只不过眼前的觥筹交错，人们的嘘寒问暖，蓦然让他觉得毫无意义甚至虚伪得可怕——黑色只能给人黑色的眼睛！

而他要寻找的是光明！

南法的神奇之处就在于，蓝得纯粹利落的天空能扫荡一切的平淡无奇。



3



牌子的最上方写着“欢迎来到阿尔勒”的字样，而在其下方则标注了它的友好城市。

那个年代，南部是最实际可达的光明之城，最易成行的“类异国之乡”。对于文森特·凡·高来说，那里不单充满了微笑和愉悦——正如他在都德的《磨坊书简》或《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里所读到的，那里还是一片最接近本源、最给人以灵感的土地——正如布列塔尼之于高更。逃离充斥着贵族脂粉和工业灰尘的城市吧，动身去南部，去普罗旺斯，去这地中海的一隅，去过另一种节奏的生活吧。

可南部那么多城市，为什么偏是阿尔勒？为什么不是塞尚曾到过的上普罗旺斯？为什么不是雷诺阿钟情的蓝色海岸？为什么不干脆去马赛——那可是蒙蒂切利作画的所在地。

不是马赛，因为大城市在他眼里基本相似；不是艾克斯也不是阿维尼翁，因为凡·高听说这两处的守旧味和有产阶级的盛气凌人不怎么亚于巴黎。而阿尔勒，自然、朴素、平实，最能原汁原味地体现出南部的美丽。

阿尔勒处于普罗旺斯地区的罗讷河口附近，是一个仅有五万人口的小城市。“在文森特·凡·高的时



代，她是一座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的小城。从瑞士方向，从阿尔卑斯的崇山雪岭中，在欧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罗纳河奔腾而来，正好就在阿尔勒分成大、小罗纳河注入地中海，形成著名的罗纳河三角洲。阿尔勒就在三角洲的顶点。往南，一直到地中海，属于卡马尔格平原的荒野，那儿是一片平坦的低地，其间散布着咸水湖和沼泽，在文森特时代还能偶尔见到野马和野牛出没，间或，沼地灌丛中会突然飞出一只扑楞楞的火烈鸟。”^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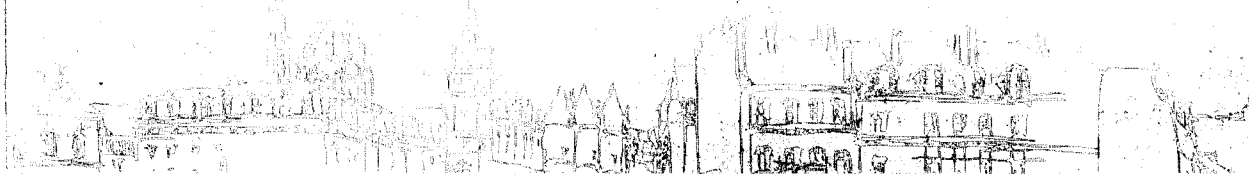
阿尔勒周围的乡村地带，丝柏、栎树随处可见。东北方向是一排绵延的小丘，南面是阿尔勒-博克运河，其上横跨着一些吊桥，与荷兰某些地方的吊桥颇为相似——也许这些都令凡·高觉得亲切。

“大约二十年前修建的巴黎-马赛铁路干线由北向南经过阿尔勒，正是它，带给阿尔勒新旧交替的景象。在教堂塔楼的一旁，工厂的烟囱生长起来。1848年的革命促进了发展。阿尔勒成为法国南方的机务中心。最先映入外来人眼中的，是横跨罗纳河的双层铁桥、停置的机车车辆、巨大的煤气贮气罐等等。同样由于革命所促进的发展，酒精的消费量也大幅度上涨，不知是否由于这一原因，阿尔勒疯人院里的患者人数空前。铁路在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似乎也在切割着古老文明的神经；至少对于阿尔勒，这绝非只是一个隐喻：巴黎-马赛干线是如此压倒一切，它被允许穿过阿尔勒著名的文物遗址阿尔勒斯园，即古代异教徒以及早期基督教徒的石棺墓地。那原是一条高树浓翳的林荫道，现在被铁路线拦腰切断，以工厂和烟囱之间一处园林的形式保留下来。”^②

当然，一眼看上去，阿尔勒还是基本完整地保持了一座古代小城的原样。巨大的古罗马竞技场和圣·托罗菲莫教堂是城内主要的景点，后者气势恢宏的圆柱门廊留给人深刻的印象。尽管如此，19世纪的阿尔勒并不是个旅游城市，不过，它也曾有过像亨利·詹姆士

① 引自《凡·高：麦田里的人》第十一章《阿尔大地的收获和悲壮的陨落》，林和生著。

② 同上。



（左上）静静流淌着的罗纳河。这条发源于阿尔卑斯山脉的河水在欧洲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穿越阿尔勒城中心而过。

（右上）位于阿尔勒城中心巍峨雄壮的古罗马竞技场。

（左下）朴素的建筑，低压的白云，蓝得耀眼的天空，再不奢华的景色都会因此而熠熠生辉。难怪文森特·凡·高执意要来普罗旺斯寻找另一种节奏的生活了。

（右下）圣·托罗菲莫教堂气势恢宏的圆柱门廊。这座教堂建于11至12世纪，是法国最具代表性的罗马式教堂之一。



和都德这样的旅游者。前者对街面的铺石深恶痛绝，后者则对阿尔勒女子作过著名的描写。“一直到文森特时代，阿尔勒女子仍习惯身着镶边黑色长服，头戴结有蝴蝶结的小帽。她们似乎与那些如画的街道或教堂的塔楼一样古老而美好，与阿尔勒周围的麦田和运河上的吊桥一样古老而美好。”^①

4

在给弟弟提奥的数封信件中，文森特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很高兴能有机会去目睹和描绘美丽的“阿尔勒姑娘们”。而这之前，他从未提到过阿姆斯特丹的或是安特卫普的姑娘——尽管他在两地都生活了很长时间，甚至他也没有说起过巴黎的那些风韵女子。只有“阿尔勒的姑娘们”才是文森特脑海里最引起共鸣的形象。这大概是因为都德或左拉的缘故——他是这两位出生于普罗旺斯地区的作家的忠实读者。我们又想到了乔治·比才，1872年他创作了一部交响乐组曲，名字就叫做《阿尔勒的姑娘》，凡·高应曾听说过这部作品。而在米斯特拉^②的叙事长诗里，也不断地出现阿尔勒姑娘的剪影，最著名的当属那首不朽的《弥洛伊》。这个选择或许也和文森特青少年时期受到穆尔塔图里^③的影响有关：在他的经典名著《马克士·哈弗拉尔》中对阿尔勒女子的万种风情做了独特的描写。自然还不能不提蒙

① 引自《凡·高：麦田里的人》第十一章《阿尔大地的收获和悲壮的陨落》，林和生著。

② 弗莱德里克·米斯特拉 (Frederic Mistral)，19世纪法国作家、普罗旺斯语言学家，出生于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190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③ 穆尔塔图里 (Multatuli)，原名艾杜亚特·杜维斯·德科 (Edouart Douwes Dekker)，19世纪荷兰作家，代表作《马克士·哈弗拉尔》(Max Havelaar)。穆尔塔图里是他为自己起的笔名，在拉丁文中意为“我受苦实多”。